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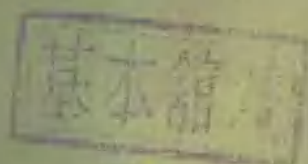
9136
1786

817261

汉语方言调查

基础知识

邢公畹著



J I CHU
ZHI SHI

HAN YU FANG YAN DIAO CHA



36
86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9136
1786

01511

汉语方言调查基础知识

邢公畹 著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介绍汉语方言调查工作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着重讲述审音方法，现代汉语方言描写方法和历史音类调查方法。审音方法讲的是语音学知识，历史音类讲的是汉语音韵学知识。本书原为大学中文系“汉语方言调查”课讲义，所以采集各家之说，期其精炼，以便教学，但也可以作为自学语音学、汉语音韵学的入门书。附录一、二可作课堂练习之用。

汉语方言调查基础知识

邢公畹 著

责任编辑 宋绍忠

*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通城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875 字数，98,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8,001—10,000

统一书号：5255—002 定价 0.85元

序

《汉语方言调查基础知识》是邢公畹教授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汉语方言调查”选修课时编写的讲义。论述正确，体系清明，文字简洁，很适合初学者的需要。现由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征得公畹教授同意，将该书交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公开出版，以饕读者。

汉语方言调查对于汉语历史的认识和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具有头等意义。没有一种汉语方言调查没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方言的差别，就是绘在地图上的语言史。通过观察各方言区人民的语言活动（linguistic activity），可以了解当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和心理上的特点；注视同语异音线的移动路程，可以了解各地人民传统生活的不同，以及民间信仰和物质生活的差异。汉语方言丰富多彩，是一片广阔无际的研究领域，正等着人们用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去努力开垦，以期获得重要成果。

方言是一定地区范围内人民所使用全民语言的分支，各自具有不同特征，特别是在语音和词汇方面。至于方言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一般同全民语言相符合，只有细微的差别。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汉字固有统一性，仅以文字为对象的方言调查，收获不会突出。必须挖掘活的口语中的词汇及其所反映的物质和精神的文明，才能得到方言的实际真相。赵元任先生在《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三分册）译注中说：“同音在同样音的情形之下要同样变，这原则在语史上固然很有用，但是怕不能认它为完全没有例外，否则在广韵同‘纽’之下（就是在一个圈儿之下）怎么常常发现今音分化的现象？一个很要紧的非音的而又能影响音变的情形就是读书跟说话的分化。

例如在中部有些方言同是咸韵胡谗切的字，咸鹹两个字文言读jen，白话读yan，但是咸字白话用的少，鹹字文言用的少，因此渐渐咸字不论在读书或口语偶用总是读jen而鹹字不论书上偶见或在口语总是读yan，以后就成了分化的局面了。”这就告诉人们，方言的变化是有系统的。某字的音怎么变，凡含有这类音的字都变，可是要注意例外，找出其分化的原因。同时也要理解方言的变化是缓慢的，一个音虽然变得离起点相当远，而开头的变化，总是只把原音的各成素一部分变了，其它的部分仍旧保存着，然后逐步变得面目全非。一般地说，在一个小范围时间、空间之内的语言，譬如四、五年内一乡或一城的语言，它的语音大概是稳定的。这种小范围的语言就是普通描写语音学所讨论的对象。进行汉语方言调查，要学会一种语言的系统描写，其中包括由语音型到句子结构的逐步复杂的各层次的模式。

汉语方言调查大体有三种作法：

一种是静止地描写一个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通常是从广韵小韵中选用常用字来考察在各方言中的读法，这确有必要。但应注意俗话中的读法而略于书上字音的读法，因字音常受师承反切韵书的影响。所以要注意白话，愈白愈好，愈俗愈妙。这由于一是活语言常寄存于俗语中，二是古音痕迹常寄存于俗语中。此外对词汇调查应寻求文化交流的痕迹，及古语之存于俗语中者。对语法调查应寻求句法异同及俗语中的最新的语法倾向。

一种是以历史上某一阶段的语言为依据，研究该语言的演变在各方言中所留下的痕迹，藉以考察各方言分野情况。方言的变化是逐渐而有层次的。如单调查甲方言与丙方言，而不调查乙方言，就很难了解它们变动连带的关系。东西南北方言的递变，可以帮助了解古今语言历史的递变，可做古语学理论的、事实的、客观的佐证。这样，既可以获得一个区域内各方言的不同实况，提供人们比文字记载更为丰富、更为真切的材料，用来研究语言纵的变化；又可以从各方言的空间分布情况，在年代层次上区分

“古老现象”和“晚生现象”，重新划分区域，找到语言在时间上陆续演变的痕迹。方言差异现象的出现，应该是语言分化的结果。一般地说，两种方言之间相同现象越多，它们分开的时间就越短，两种方言之间相同的现象越少，它们分开的时间就越长。

一种是绘制方言地图，这是参照地理学中描绘等温线的方法绘制同音线（Isoglottic line），它指的是人们在方言地图上所画的一条假想的界线，它把那些有同一语言现象（如-m韵尾）的居民点结成一个区域，同没有这一现象的区域隔开。分细一点的话，还可以绘制同音线（Isophonic line），同调线（Isotonic line）和同形线（Isomorphic line）等。现在绘制方言地图革新的方法是用极少数的词汇，去研究一个广大区域的若干方言、土语。即审慎地挑选几个带普遍性的、富有地区特色的语词到农村各村落去记音，然后每词绘制一图，解释语词与所表示的事物的关系，同时注意词汇所反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文明，最后参考人口历史、交通路线、自然地理、行政界限、社会组织、经济关系、教育实践、宗教信仰、家谱、碑文等剖析方言，定性制图。从而可知语言现象的传播，就象波浪似的；越是中心发源地，越是典型，越是向四周扩散，其典型性消失越多，同中心地区的语言现象差别越大，就象波浪随着向外扩展而逐渐消逝一样。分布地区毗邻的语言，由于彼此间相互影响，会产生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因此在研究语言分化的同时，也要注意语言的融合现象。解释语言的差异现象，不能排除语言的融合因素。

上述三种方言研究方法，到今天不应让它们彼此隔绝，而应该综合利用。传统汉语方言调查多注重字音，讨论方言、土语的系属和亲缘关系时所根据的语音规律，其实并非规律，而不过是语音的对应关系。既少顾及语言现象的人文因素，又欠考虑语言现象的时、空因素，特别缺乏把方言特征绘在地图上。语言地理学研究语言单位（语音、词汇、语法）的地理分布，对研究方言、

确定一定方言现象的分布界限，划分方言、土语有巨大意义。这种方言地图可使读者对某一方言现象的分布看起来一目了然，也可涉及一组方言、土语。方言地图还可以提供移民、交通、文化或商业影响的路线和程度，同一种语言的早期各方言遗迹的特征及其变化情况，有关词汇、语法项目的区域和社会字转讹的详细报道。

进行方言调查还要注意搜集语词的又读现象。就是任何语言在任何时候都有共时变异的现象。有些词具有两个或更多的读法。反映出词的音变有未变、变化中和已变三种类型。划方言、土语一般以音变作标准，如甲、乙两方言浊声母都已经清化，就认为它们的关系比较近。又如乙方言与丙方言开口韵有同样变化，就认为乙、丙两方言关系更近。虽然用此方法可串连一大群方言，藉分层次，明其历时音变的过程和规律，但资料不足，有碍难以凭断，不如以音变所影响的词作为判别标准，即利用词汇扩散法进行方言分类，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通过方言调查认识汉语演变这个问题是汉族人民行为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语言内部的问题，而且牵涉到社会中人与人交往这个因素，又和生理方面的发音、听觉等方面有关。我们现在对它的了解还很不完整，很不系统，若要取得对全国汉语的认识，还需要我们一代接一代付出巨大的努力。而祖国方言土语和历史语言资料，又那样丰富多彩，如能在理论指导和方法技术上有所革新，必将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着中心作用，作出重要的贡献。邢公畹教授这本书，有利于初学，千里之行，始于好的起点，谨乐为介绍，是为序。

严 学 宥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于喻家山

目 录

一、基本概念	1
1 · 1 汉语方言学和方言调查	1
1 · 2 什么是“方言”？	1
1 · 3 语言和方言	2
1 · 4 怎样辨别语言和方言？	3
二、汉语方言大系	5
2 · 1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类	5
2 · 2 北部方言	5
2 · 3 吴方言	7
2 · 4 湘方言	7
2 · 5 赣方言	8
2 · 6 客家方言	8
2 · 7 粤方言	8
2 · 8 闽方言	9
三、审音方法	11
3 · 1 音，审音，记音符号	11
3 · 1 · 1 音和音素	11
3 · 1 · 2 审音	11
3 · 1 · 3 记音符号	12
3 · 2 语音的产生和语音器官	13
3 · 2 · 1 语音的产生	13
3 · 2 · 2 节制和节制类型	14
3 · 2 · 3 语音器官的范围	14
3 · 2 · 4 节制部分和节制点	15

3 · 2 · 5	下唇·····	15
3 · 2 · 6	舌尖·····	15
3 · 2 · 7	舌面·····	16
3 · 2 · 8	舌叶·····	17
3 · 2 · 9	舌根·····	17
3 · 2 · 10	齿带·····	18
3 · 3	元音和半元音·····	18
3 · 3 · 1	语音分类·····	18
3 · 3 · 2	元音分类的三个标准·····	19
3 · 3 · 3	前元音·····	19
3 · 3 · 4	元音舌位高度的四级分割·····	20
3 · 3 · 5	唇的形式·····	20
3 · 3 · 6	后元音·····	20
3 · 3 · 7	圆唇前元音和展唇后元音·····	21
3 · 3 · 8	央元音(混元音)·····	21
3 · 3 · 9	元音的再划分·····	21
3 · 3 · 10	“音节音”和“非音节音”·····	22
3 · 3 · 11	半元音·····	23
3 · 4	元音的进一步分析·····	24
3 · 4 · 1	鼻化·····	24
3 · 4 · 2	卷舌化·····	24
3 · 4 · 3	舌尖元音·····	25
3 · 4 · 4	松紧·····	25
3 · 4 · 5	清浊·····	26
3 · 5	辅音·····	26
3 · 5 · 1	辅音分类原则·····	26
3 · 5 · 2	辅音的清浊与鼻化·····	26
3 · 5 · 3	辅音的基本分类表·····	27
3 · 5 · 4	音节性辅音·····	27

3 · 6	辅音的进一步分析	28
3 · 6 · 1	伴随动作	28
3 · 6 · 2	闭塞	29
3 · 6 · 3	除阻方式	30
3 · 7	语言的音律形式	31
3 · 7 · 1	音律形式的范围	31
3 · 7 · 2	声调	32
3 · 7 · 3	轻声	34
3 · 7 · 4	变调	34
3 · 8	音位	35
3 · 8 · 1	音位概念	35
3 · 8 · 2	音品和变音	36
3 · 8 · 3	音位学	37
3 · 8 · 4	记音程序	37
四、现代方言描写（以北京话为例）		39
4 · 1	北部方言和北方方言	39
4 · 2	北京话的声调和变调	41
4 · 3	北京话的声母、韵母和音韵结构	44
4 · 4	北京话的词汇	48
4 · 5	北京话例句	48
4 · 6	北京话《北风跟太阳的故事》	49
五、历史音类调查		50
5 · 1	《切韵》和《广韵》	50
5 · 1 · 1	关于“字”	50
5 · 1 · 2	《广韵》的源流	51
5 · 1 · 3	反切	52
5 · 1 · 4	反切的起源	55
5 · 1 · 5	韵书编制的体例	56
5 · 1 · 6	《切韵》和《广韵》中的“韵”	57

5 · 1 · 7	反切下字是韵母的投影·····	59
5 · 1 · 8	《切韵》是一部“兼包古今方 国之音”的韵书·····	61
5 · 2	《广韵》的声纽·····	64
5 · 2 · 1	三十六字母和《广韵》声类·····	64
5 · 2 · 2	清浊·····	68
5 · 2 · 3	五音和声纽的系组·····	69
5 · 2 · 4	洪细·····	71
5 · 2 · 5	尖团·····	71
5 · 2 · 6	中古声纽和现代声母的比较·····	72
5 · 3	《广韵》的声调·····	74
5 · 3 · 1	《广韵》的调类·····	74
5 · 3 · 2	声纽清浊跟调类再分化的关系·····	75
5 · 3 · 3	从北京“音值调类”看古调类·····	77
5 · 4	《广韵》的韵类·····	77
5 · 4 · 1	摄·····	77
5 · 4 · 2	“等”和“等韵”·····	78
5 · 4 · 3	等韵书籍·····	81
5 · 4 · 4	韵图示例·····	81
5 · 4 · 5	等与声纽的关系·····	82
5 · 4 · 6	等与韵的关系·····	84
5 · 4 · 7	开合口·····	85
5 · 4 · 8	等的特点·····	86
5 · 5	《广韵》声母、韵母的拟音·····	90
5 · 5 · 1	声母表·····	90
5 · 5 · 2	韵母表·····	91
附录一:	词汇调查表·····	97
附录二:	历史音类简表·····	109

一、基 本 概 念

1.1 汉语方言学和方言调查

“方言学”是研究一种语言的各处地方性口语的一门科学。

“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汉语各处地方性口语的音韵体系、词汇情况和语法特点。要了解各处地方性口语的这些方面的情况，只有亲自到各地区去，口问、耳听、手记，做静态的分析描写工作。所以《汉语方言调查》课的目的就是研究汉语各方言的现状，并且进一步推测它怎样从一个共同语发展出来的。

我们要从这个课里获得调查汉语方言的审音技术、调查方法、以及有关中古汉语的音韵体系（即《切韵》、《广韵》所记载的中古音类）的常识和调查材料的分析整理的方法。

1.2 什么是“方言”？

“方言”这个概念在我国很早就已经产生；有关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专门著作在汉朝就已经出现^①。当然，当时的“方言”，只是“各地区口语”的意思，不等于现代语言学上“语言——方言区（语支）——地点方言”这一整套概念里的“方言”。所以《方言》这部书里所记录的并不完全是汉语方言。

有“方言”这个概念，就必然有个“非方言”的概念。这个“非方言”的概念在汉朝和汉以前称为“雅言”或者“通语”等。“方言”是对“雅言”或“通语”来说的。没有“雅言”或“通语”，也就无所谓“方言”。

^① 汉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纂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现在仍然完整保存。

“雅”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标准语”（或“文学语言”）的意思。

在《方言》这部书流传之前，还有一部解释语词的书叫做《尔雅》，作者不知道是谁，大概不是一个人写的。体例是以今语解释古语，以雅言解释方言。

《尔雅》和《方言》这两部书说明了秦汉以前，汉语有许多方言，但标准语也同时存在。**秦汉以前和秦汉以后的汉语都存在标准语这个现象很重要，因为它是保证汉语不分化为多种语言的重要条件之一。**

1·3 语言和方言

上面说过，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各处地方性口语。又说过，方言是跟雅言，即标准语相对待的。所谓“雅言”按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方言。这个方言之所以能在许多方言中取得权威的地位，并不完全由于它的内部结构，主要还由于外部的社会原因，如政治和经济的集中。那么，什么是语言呢？方言和语言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把“语言”用来指“民族共同语”（即“标准语”、“文学语言”，也就是“雅言”），那么，“语言”和“方言”当然可以相对待。但是事实上我们既不能把语言跟民族共同语等同起来（尽管我们平常说“现代汉语”指的就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为语法规则的汉民族共同语。因为，“共同语”以外还存在着许多方言）；也不能把语言理解为许多方言相加之和（好比说，我们不说汉语等于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相加之和）。必须知道，方言有自己的语音系统、词汇条理、语法结构，是一个完整的交际工具。我们想认识某一语言的面貌，只能通过属于这一语言的许多方言去认识，因为每一个具体方言都体现了这一语言。离开了这些方言，就不能找出具体存在的语

言。可以这么说：方言是语言的存在形式；语言对方言的关系是一般对个别的关系，语言是一般，方言是个别。“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①。当然，我们这里谈语言和方言的关系，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说，要是从源流上说，还得假定这些方言都来自一个原始语言。

分布在一片广大地区上的一种语言分散为各种方言，方言就是这支语言具体存在的各种地方性口语，一种方言的内部还可以分别为几个“次方言”。“次方言”有时还包括好几个“地点方言”。“地点方言”就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乡村的话。

分布在一片广大地区上的许多有密切关系的方言，一定是从一支古代“原始语”（或称为“共同语”）分化出来的。譬如汉语的北部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是从古代的“原始汉语”或某一种早期汉语分化出来的。在很古的时候，我们祖先的生活共同体——氏族、部落或者部族都是说那支“原始汉语”的，其后由于人口增加而向周围分散。散布的面积一天比一天扩大，从而形成许多互相远离的生活集体，由于山河阻隔或其他原因，彼此减少了来往，甚至暂时完全断绝交通关系。这时，“原始汉语”就在各地区逐渐发生不同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方言；人口继续增加与分布，也就继续形成新方言；这就叫语言的分化。当然，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生活集体的会合而造成整化。

1.4 怎样辨别语言和方言？

两个地区的人在一起说“话”，如果双方感到显然是两种“话”的时候，这两种“话”之间的差别，可能是方言的差别，也可能是语言的差别。辨别的标准大致有以下三项：

（1）两个地区的“话”有没有共同的标准语（标准语可以

^① 参看列宁《哲学笔记》中译本第409页，人民出版社，1981。

是两个地区中某一地区的话，例如杭州人和北京人用北京话交谈；也可以是两个地区以外的、但与它们有密切关系的另一地区的话，例如南京人和广州人用北京话交谈；但不包括两族共用的交际语）？两个地区的人就凭这个标准语来交谈。

（2）两个地区的“话”有没有共同的历时（diachronic）范畴的书写符号——文字？当不可能交谈时就凭这种共同的文字较通畅地进行交际（当然不包括两族共同的交际语的书写符号）。

（3）能不能用自己的话直接交谈，或者稍微费力地直接交谈？虽然双方已经感到彼此的“话”是陌生的。

两个地区的话，如果有共同的标准语，有共同的书写符号，能直接交谈，或者稍微费点儿力就可以交谈，其间的差别是方言的差别。两个地区的话，如果没有共同的标准语，没有相同的书写符号，完全不能用来直接交谈，在基本语词和简单语句的使用上完全没有互相理解的可能性，其间的差别是语言的差别。

不能只拿能不能通话来做辨别方言和语言的标准。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后代语”。因此两个地区不同的“话”，如果都是一种较原始的语言的后代语，那么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方言的差别。在两个方言之间，基本语法结构、基本词汇都相同，只是在语音上有互相对应的变异，部分语词也有不同，语法结构也可能有轻微的变化。如果一个方言分化的程度较浅，在语音体系上保留了更多的原始语特征，而另一个方言分化的程度较深，在语音体系上只保留了大致的模式，从而两个方言在语音上有了显然的距离，语词方面的差异也较多（甚至还有语法结构上的轻微差异），这样就造成了不能或难于通话的可能性。

两个地区的话，如果确是同一种远古原始语的后代语，但分化程度极深，连语法结构都已经有一定的距离，两者之间没有共同的标准语，没有共同的书写符号，在基本语词和简单语句中完全没有互相理解的可能性，这时候，它们已经各自成为独立的语言。

二、汉语方言大系

2·1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类

我们把现代汉语方言分为七个大方音（地域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这种分类，主要是根据这些方言的本身特点来分的，称之为“吴”、“湘”、“赣”、“粤”、“闽”等，说明我们也考虑这些方言分布的地理区域；而其中“客家方言”的划分，则又考虑到历史的因素。我们的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截至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很全面、很深入，现在只能就已知情况来这样分。

各方言说者的人数占汉语说者的总人数的百分比大致如下：北方方言占70%，吴方言占8.4%，湘方言占5%，赣方言占2.4%，客家方言占4%，粤方言占5%，闽方言中闽南方言占3%，闽北方言占1.2%。其中粤、闽、客家三个方言的统计中不包括海外华侨。

各方言可以根据其内部特点再分为几个“次方言”，特别是闽方言显然应当再分为南北两个次方言。

两个邻接的方言，其间如果没有高山大河的阻隔，常常不容易划分界限。

2·2 北方方言

我们分出这支方言并称为“北方方言”，主要根据它的语音特点分出。北方方言区占汉语散布区的四分之三，包括：

（1）长江以北地区；

（2）长江以南的镇江以上、九江以下的沿江地带；

(3) 湖北(东南角除外)、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

北部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北部方言的内部,语法结构基本一致;词汇大同而小异;音韵系统较简单,从汉语音韵发展史看,北部方言始终走在发展的最前端。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直线距离大约3,200公里,从东南的南京到西北的酒泉,直线距离大约2,000公里,在这么大的地域内的人们,彼此交谈没有什么困难。

如果我们把汉语的这七种方言及其次方言和地点方言等量齐观,说汉语是方言极为复杂的一种语言,这种提法只说明了事实的一面——“质”的一面;如果我们从北部方言所散布的地区纵横两三千公里,说者极为众多,这些“量”的方面来分析,则汉语是有惊人的一致性的语言。

北部方言音韵体系上的共同特点是:

(1) 除鼻音声母m-、n-(ŋ-),边音声母l-,擦音声母ʃ-之外,没有别的浊音声母。其他方言的浊塞音、浊塞擦音、浊擦音声母,北部方言以清声母跟它对应(如“铜”duŋ; tʰuŋ)。

(2) 鼻音韵尾只有-n, -ŋ两类,没有-m类,其他方言的-m韵尾,北部方言以-n韵尾跟它对应(如“三”广州sa:m; 北京san)。

(3) 大多数北部方言只有四种声调。别的方言还有一种或两种声调的字带了[-p], [-t], [-k]或者[-ʔ], [-l]的韵尾,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入声字”,大部分北部方言没有这一“调类”。别的方言属于这一“调类”的字在大部分北部方言里都分别并入自己所有的四种声调里去,并且这些字也不带任何韵尾。如“叶”、“铁”、“食”三个字在北京、广州、苏州三处的说法:

	北 京	广 州	苏 州
叶	ieŋ	jiɸ	iɸ
铁	tʰieɤ	tʰi:tɪ	tʰiɸɪ
食	ʃɪ	sekɪ	zəɸɪ